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平番始末 第一卷

西域自漢武通後，歷代廢置不一。我太祖革命，統一寰宇。洪武五年，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，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，遂略地至嘉峪關而置甘州、肅州等衛，是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。洪武、永樂中，因關外諸番內附，復置哈密、赤斤、罕東、阿端、曲先、安定等衛，授以指揮等官，俱給誥印，羈縻不絕，使為甘肅藩蔽。後因諸番入貢者眾，皆取道哈密，乃即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為忠順王，賜以金印，使為西城襟喉，凡夷使人貢者，悉令哈密譯語以聞，而諸國之向背虛實因賴其傳報。由是諸番唇齒之勢成，華夷內外之力合，邊境寧謐，餘八十年。哈密之人凡三種，曰回回，曰畏兀兒，曰哈刺灰，皆務耕織，不尚戰鬥。脫脫善撫之，國殷富。脫脫故，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，（原無「襲封」二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）孛羅帖木兒故，（原無「孛羅帖木兒」五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無嗣，王母弩溫荅力理國事，嚴毅有威，國人畏服。有謀弑之者，見其面則戰慄失措，劍器皆墮。

成化九年，速檀阿力王侵哈密，與戰不勝，遂虜王母、金印以去，三種夷人皆逃來甘州。朝廷慮其有變，移置苦峪、赤斤等處，而命高陽伯李文、右通政劉文往撫之。至則調集諸軍駐苦峪地方，徒張聲勢，吐魯番聞之，堅陣以待，而諸軍竟不敢前，遂無功而還。自是吐番謂中國兵易與，志頗驕橫。朝廷累敕守臣經略，而夷情變詐，猝未易定。

成化十四年，速檀阿力王死，其子立，是為速檀阿黑麻。守臣謂其國已易主，請乘間封王遣之國。乃選畏兀兒種都督罕慎者，係王母外甥，遂封為忠順王，遣使送入哈密，守臣治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，時成化二十年也。

未幾，阿黑麻怒曰：「罕慎，賤族也，安得為王？」弘治元年，乃率眾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。隨遣使稱貢，且乞天使和番並求為哈密王。時鈞陽馬公文升在兵部，議調遣使和好，雖迤北大虜未有此行。又阿黑麻自有分地，難復主哈密。至於入貢，則有常例，在所不拒，請下璽書，切實阿黑麻。阿黑麻得書怒，謀欲勒兵近塞要求之。其酋牙蘭曰：「哈密去吾土千餘里，敵國輻輳，遠出已難，況又近塞乎？今既弑其國王，則夷漢之心皆怒，若合謀並進，非我利也。不如乘勢還城、印以款之，再圖後舉。」阿黑麻以為然。弘治四年，乃以城池、金印來歸。

守臣具聞，下兵部議。大臣欲求忠順王子孫襲封，詢諸夷使，得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係其裔。弘治五年二月封為忠順王，遣使護送之國，其實未安也。阿黑麻果怒，假以都督阿木郎嘗剋其茶物，（原無「嘗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）又嘗虜其人畜為辭，（原無「嘗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）遂侵哈密，殺阿木郎，復虜陝巴、金印以去，時弘治六年也。

事聞，上命兵部右侍郎張海、都督僉事綏謙往經略之。時阿黑麻所遣人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在京師，遂敕同張、綏以往。阿黑麻得敕不報，而但整飭士馬，聲言欲東嚮。張、綏計無所出，（「無」原作「何」，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改。）乃修嘉峪關等處，清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名數，遂歸。上怒其經略無狀，又不聞命擅回，下錦衣獄從重治。既皆有減，張謫外任，綏閑住。巡撫都御史馮續取夷使寫亦滿速兒等，議發遣兩廣安置。

無何，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，轉掠罕東等衛，詐稱精兵一萬，欲取甘州城以居。時北虜復大寇昌平等處，報至，中外震恐。大臣議遣巡撫，頗難其人，乃以予名上，制報可。遂賜敕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，與太監陸閻、總兵官都督劉寧協恭經略。予時因劾太監石巖剋剋，謫知兗州府，再轉陝西按察使，未行而有是命，頗不自安，問之北來人，皆曰：「無他故，哈密事大，北虜復逞，急欲用公爾。」

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，時阿黑麻已去，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人守哈密。牙蘭機警有勇力，能並開六弓，夜宿十徙，雖近人莫知所在。哈密脅從者皆懼服不敢動，其雄黠者反投之，（「投之」原作「及授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教以撓中國之術。僚佐頗以為憂，問予所圖，予曰：「已有拙見，徐當議之。」乃訪撫夷官熟知夷情道路者，得指揮楊燾，令其假以他事深入探聽。既而得其情狀緩急甚悉，眾復以為問，予曰：「哈密事未易言也。昔我太宗建立此國，為慮最悉，（「慮」原作「虜」，「悉」原作「急」，皆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外連罕東、赤斤、苦峪等衛，使為唇齒，內連甘肅等衛，使為應援，若哈密有警，則夷夏共救之，此非為哈密，為藩籬計爾。土魯番去哈密千餘里，中經黑風川等處，俱無水草，雖其人慣戰習兵，使哈密有備，諸番犄角，我兵乘之，其易破哉！王母之虜也，實以哈密久安忘備，土番乘間襲之爾。既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歸，一切仰我經略，我邊又不肯身任其使，令其暫住苦峪等處，蓄積養銳，以圖恢復，是以日月坐遷，愈久愈廢，罕慎之封也，天兵之威未加，吐番之情未復，哈密之勢未振，赤斤等衛之援未合，苟簡為之，能不取敗？罕慎既死，賊勢益橫，謂我兵不能遠制，遂求為王，以主哈密。迨皇上震怒，（「迨」原作「近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下敕切責，則又伴歸城、印以款我謀，（「城」原作「我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而其實主哈密之心無日不在也。大臣急欲成功，遽封陝巴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，哈密何恃而能死守，輕信寡謀，致有今日。且今牙蘭憑其異勝之威，據有堅城，內外連結，大勢已定，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劫之舉，而哈密三遭殘破，銳氣已盡。近聞苦峪遺民種瓜放債，生理百出，皆不願回本國，此豈有恢復之志哉？其赤斤等衛則又劫於土番之餘威，心懷疑貳，蹤跡不定。然則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，誅寇立王，（「寇」原作「鬼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此談兵之士所以為之束手而無策也。」眾曰：「於公何如？」予曰：「不襲斬牙蘭，則天威不振，而土番終不知懼；不懷來諸夷，則聲援不合，而我兵終不敢入。今日之計，結好北虜，撫諭南羌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，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，以夷攻夷，佐以漢兵，出其不意，則牙蘭成擒矣。牙蘭既擒，賊計沮塞，（「賊」原作「城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然後綏和諸夷，使之結為姻好，分守要害，以防報復。少遷苦峪居者之半，使之共守哈密，以理舊業。整飭我兵，聯絡聲勢，以為諸夷應援。如是則土番進不能戰，退無所得，力屈窮窮，稱款有日矣。」二月，予乃以用兵方略聞，上可其奏。

未幾，阿黑麻貽書於罕東都督只克，自稱速檀阿黑麻可汗敕書與只克都督、倉阿朵兒只、刺麻朵兒只眾頭目在前，（「倉阿朵兒只」，原無「倉」字，據明朱當昫國朝典故本補。）我祖宗拜答兒主人的子孫在哈密往來，你沙州、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束，進貢好物，和氣住坐。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，如今我得了，緣何不照前例進貢？因這等氣惱，所以來搶你，今後若差人投順，與我進駝馬便了，不然便動人馬來問罪也。只克得書驚懼失措，乃自馳上肅州。予曰：「事急矣，無赤斤、罕東，是無哈密也，無哈密，甘肅受禍矣。」乃疏其事於朝曰：「速檀阿黑麻冒認殘元之裔，僭稱可汗之號，既已占奪哈密，殺其國王，卻又侵擾屬番，（「卻又」原作「劫人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逼令從順，揆其動靜，為志不小。且罕東、赤斤等衛屬番住牧地方，實為甘肅西北藩蔽，若不早為區處，尚被土番侵掠不支，致令脅從，邊患有不可言。除將罕東左衛只克以禮優待，（「除將罕東左衛只克以禮優待」，原無「罕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）量給綵段、梭布、食糧等件，善加撫諭，令知朝廷恩威，順逆死生之理，照舊住牧地方，勿聽哄誘，自貽後悔。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，一面馳報，集衛夷兵併力剿殺。更乞敕哈密、赤斤、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奄克孛刺、只克等預先調定夷兵，遇有可乘之機，剋期進取。仍量給各衛夷人賞賜，以結其心，庶幾番夷用命，成功可收矣。」書奏，乃厚賞只克，令還。而復遣人齎段、布、食物分投赤斤、罕東等衛撫諭之，為言土番無道，朝廷已出兵剋期聲討，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，宜堅守臣節，整兵以待調發，勿生異心，自取滅亡。若各衛軍餉不足，許即來告，為爾轉奏，量給協濟，事成朝廷自有陞賞。只克等大喜，即覆書曰：「先年設立哈密、赤斤、罕東三衛，如一家一般，阿黑麻他把哈密奪了，我每誰不懷恨他。昨日又差虎刺黑麻、筍麻力丁兩箇人來我罕東地方上來說，也要我每投順他，我只克等眾頭目只是不肯忘了皇帝主人洪恩，不肯投順他。去年將我大小人口女兒都搶了，此讐幾時報得？如眾大人可憐見時，調罕東、赤斤、哈密三衛人馬回到哈密，將牙蘭頭割了，也是報了我每讐恨，若不去時，恰似害怕他一般。」

時住守苦峪、哈密衛都督奄克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、寫亦虎仙等至，（「住」原作「任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稱言本國失火，延燒財產略盡，人被西番搶奪太多，欲求賑貸，詞甚哀切。僚佐皆曰：「此輩自寄居以來，即仰給於我，迄今所費不下數萬，彼方以此為得計，不復以恢復為念，少有不足輒來告擾我邊，豈能一一應之？」予曰：「不然，哈密三遭殘破，人無固志，若非我邊撫綏，稱降土番久矣。今為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，事何由濟？且養之二十餘年而一旦棄之，何為也？」乃悉為奏請。令都督奄克刺鈐束部落，照舊於苦峪地方耕牧，所缺種子，令人於肅州關領，趁時作種，無致流移。其西番虜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頭目速魯都思到官撫追，原搶行李一一給還原主。予復呼脫脫忽於聽事，親慰勞之，因謂之曰：「土番無故滅而國，（原無「土」字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補。）致爾播遷窘辱至此，孰不憤恨？朝廷憂念爾等，特敕甘州守臣厚加優恤，思欲為爾等報讐，興復舊業。爾等為人臣子，惟知窺利，反不動心，豈不貽笑夷夷？今朝廷知爾等終無太志，自欲為爾出兵，襲殺牙蘭，興復舊國。爾等宜堅守臣節，協力進剿，常差人密切哨探，遇有可乘之機，即便來報，勿執狐疑，自取後悔。」脫脫忽等曰：「哈密不幸遭吐番害，國破人亡，皇天可憐見，留下此殘民住坐苦峪，若非皇帝主人與些口糧賞賜也都餓死了，不能苟有今日。我每但說起此事，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纔報得此讐，只是人少，不敢向前。又遭火把行李燒了，過不得日子，只等天兵徵進，我們隨著出氣力，天兵又不出來，延遲到今。如今朝廷可憐見，我們得了大賑濟，又要出兵與我們復讐，我們就死合先去做頭哨馬，如何敢把朝廷的大恩德背了。」言畢淚下。餘悉稿以羊酒令回，而遣人巡視火災之家，徧加撫慰。此後凡有求討稱貢等項，餘悉為斟酌緩急輕重應之，由是三衛夷人皆感激思奮。又令撫夷官，凡遇西域夷使入貢者，密切為言，朝廷方有事於哈密，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，皆結為盟好，厚加賞賜，許其歲歲進貢，為國藩籬。其迤北虜使進貢者，亦皆以此意曉之。

未幾，肅州夜不收楊榮等四人至，報稱在天倉墩瞭望，被賊賊撲捉到營，見他頭目稱說：「我是野七克力人馬，先前有滿可王等去甘肅，見眾大人，蒙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。今有赤刺思王、亦上因王、滿可王、奴秃卜花太師、哈刺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上領著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著，（「亦上因王」，「上」原作「且」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改。）要與朝廷出氣力。有大達子人馬合我們去搶肅州，我們不肯依他，差我們來到這&~YWGV;住了十七箇日子，今日纔等著你。把你這八箇馬當下，另與你四箇馬騎，去甘肅見眾大人告計買賣，就差通事來說話，我們在這&~YWGV;住著，若外邊有歹人來，我替你堵著殺，因此將榮等放回。」適哈密都督奄克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以野七事來報，余曰：「北虜素詐，不宜輕信，然方有事西域，且誘致之，以孤吐番之勢，不然又生一敵也。」乃遣撫夷千戶陳傑同夜不收楊榮泊哈密哈刺灰夷人二名厚賚羊、酒、米、麵出境往諭之，果有誠心歸附，便撫令前來。

未數日，陳傑果以野七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，譯其詞云：「我川哥等俱係野七克力坐營大頭目亦刺思王部下頭目，有亦刺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子常要來搶，逼脅我們投順，與他領路來犯肅州，我們不肯依他，將我們搶了一遭，說再不肯時還要來搶，因此我們亦刺思王將帶馬一千、駝二百、羊一千與他陪話去了。（原無「思」字，「陪」作「倍」，皆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、改。）我們在亦集乃地方上住著，害怕漢人把我們錯認做歹人在外邊住著，又怕大達子來搶我們，心裡十分艱難，過不得，因此要討箇水草便利地方住著，與朝廷進貢，出氣力，就在甘肅城邊做些買賣過日，別無歹意。」再令通事覆審，無異，悉厚稿之。而為之請於朝上曰：「野七克力原係北虜亂加思蘭暨亦思馬因遺落部種，（原作「思亦馬因」，據明史卷三二八朵顏傳改。）一向潛住甘肅迤北亦集乃等處地方。自成化以來，時引外寇，突出山丹、甘州、高臺、鎮夷等處擄掠，前後賊殺官軍不下二百員名，在邊窺利，積有歲年，山川險易，道路遠近，及城池虛實，軍馬眾寡，彼盡竊知。今稱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搶，在內住又恐我邊剿捕，欲求近邊住牧及進貢買賣，察其動靜，雖非真誠，似見勢不容己，將有向化之意，若不俯從其請，恐失虜心，致生他變。方今有事於哈密，雖援甚寡，若羈縻此虜，使居西北，一則足以牽制吐番東向之兵，一則足以沮塞吐番烏合之計。除將達人川哥兒等以禮撫待，官為措辦段、布等物給付犒勞，使彼感激效順外，伏望敕該部計議，准令此處遇有大達子搶殺，暫於天倉境外威遠地方躲避，無事之時，仍在亦集乃一帶往來住牧。及照哈密事例，准令進貢，照赤斤、罕東事例，每季許來互市一次。不該互市之日，不許擅越境界行走。如有外寇侵犯，聽其戮力剿殺，如此則邊患少息，得以併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。」川哥兒等聞之，喜慰而去。

時又有小列秃者，北虜瓦剌部人，舊駐哈密以北把思闊之地，因與哈密結親，妻罕慎以妹。阿黑麻之襲罕慎也，小列秃實救之，既而並殺其妹與其兄，小列秃由是銜之，（「小列秃由是銜之」，「銜」原作「御」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改。）凡與讐殺者數年餘。餘遣人蹤跡其所在，雲尚在舊地方。屢因虜使招之，至是遣其頭目脫脫迷力、脫忽麻稱款。七月，至自甘州，譯其語曰：「我們小列秃見在把思闊地方住坐。今年三月&~YWGV;，有小列秃差他兄弟弟羅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根前講和去，到那&~YWGV;聽得阿黑麻說我們已搶了沙州，沙州人都要投順我裡，再要去搶瓜州等處，卻怕小列秃路上打攪，不如先把小列秃搶了，然後去搶瓜州等處，將遣差來四箇人不要放回，留下與我們領路。我們聽得說這話，暗行逃回。見小列秃纔說了這話，阿黑麻隨即差了四箇人來到小列秃根前說：『你這&~YWGV;差人到我阿黑麻，一般管待，不知因何走回來了？』有小列秃說阿黑麻在前把罕慎、阿木郎哄著殺了，如今又來哄我，我至死也不信，和他原是讐人，有甚好處？把來的人殺了三箇，留一箇人領路與他廝殺。有小列秃收拾人馬，中間有野七克力頭目奄克台三十箇人也到了，向小列秃說：『我每往漢人地方上去，蒙甘肅眾大人與了大賞賜，好筵席，打發回了。』小列秃聞的喜懼不盡，說我兩下裡差人往甘州去，情願與朝廷出氣力，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。」餘得知甚喜，加厚勞之。

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沙州，諭只克等使降，且令其掠赤斤、苦峪、肅州以報效。又傳其已調兵可速苦地方，剋期大舉入寇，眾方以為憂，余曰：「小列秃請附，吾事濟矣！阿黑麻不復能來也。」眾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小列秃與野七克力不同，野七克力之稱款也，特欲窺利於我，我邊撫致之，亦不過欲孤吐番之勢耳，豈能得其死力？若小列秃則與吐番世讐，志在報復，觀其此來，絕無告討徇利之言，其情可知。且其人精悍善戰，若撫而用之，夷夏並進，牙蘭不足圖也。今當遣人令其速發，以撓阿黑麻東向之計，勿先為人制，則是計矣。」皆曰：「善。」余乃奏請令哈刺灰頭目拜迭力迷失帶本衛夷人十名，厚賚段、布及番字書，同小列秃差來頭目脫脫迷夫等密從背道前去把思闊地方，尋見小列秃並野七克力頭目奄克台等，宣佈朝廷恩威，（「宣佈朝廷恩威」，「宣」原作「宜」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改。）曲加獎勵，務在同心協力，共滅逆虜，興復哈密，以成不世之功，事奏朝廷，（「事奏朝廷」，原無「事」字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補。）自有重大陞賞。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，省令速發迎敵，勿先為人制。仍行副總兵彭清分投差委撫夷通事官軍，戒諭罕東左衛都督只克等，頭目倉朵兒只等，哈密衛都督奄克刺等，及蒙古赤斤衛都督卜刺把麻奔等，並苦峪臨邊住牧番達人等，各要益堅臣節，固守境土，勿聽哄誘，自取後悔。仍須整飭各部人馬，晝夜哨探，以防寇兵，務在聲勢聯絡，不許自分彼此，坐失事機。

七月，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闊，小列秃大喜曰：「正欲報讐，況又有助之者乎？」乃率其部下並糾其鄰夷小察罕都、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，（「乃率其部下並糾其鄰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」，「鄰」原作「御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阿黑麻拒之於乞台哈刺兀之地，吐番大敗，死者數百人，小列秃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，其子卜六阿歹襲為太師，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。（原無「北」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補。）

八月，報至甘州，餘乃與僚屬議曰：「自吐番倡亂以來，西鄙用兵餘二十年，凱音未奏，主憂臣辱。餘東充謫臣，誤蒙皇上錄用，委以經略。受命以來，深惟關勞不獲圖報為憂。幸賴朝廷之福，諸君之策，謀之半年，頗有次第。且牙蘭遠守孤城，所恃者阿黑麻之援爾。今阿黑麻已為小列秃所敗，狼狽歸國，東向之謀，（「東向之謀」，「謀」原作「餘」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改。）似難再舉，此可乘之時也。卜六阿歹啣其殺父之讐，痛入骨髓，若往宣諭，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吐番援路，而我輕兵倍道出其不意，則牙蘭成擒矣。縱阿黑麻聞之，必不敢捨小列秃而援牙蘭於哈密。（「捨」原作「援」，「牙蘭」下原衍「成擒矣」三字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、刪。）況野七克力精兵皆駐北邊，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。而苦峪遺民與夫罕東、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，

（「而苦峪遺民與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」，「數」原作「四」，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改。）自懷輯以來，咸感激思奮，合勢而前，必勝之道也。又況我邊適無北虜之警，得以併力西事，失此機會，後難再圖，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皆以深入為難，余曰：「奇功由險得，古人云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』耶？吾非貪功生事，特以吐番叢爾之地，敢肆侵侮如此，堂堂天朝，不能發一鏃於關外，何以威示四夷？又赤斤、苦峪等衛夷人，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，所望在此一舉，今又中止，彼將謂我專事籠絡，終難依倚，夷心改圖，他變生矣。且哈密不欲復，則因循可矣，必欲復，捨此何為？況天下事未有不用費力而能成者，一勞永逸，古人有言，諸君其試思之！」時猶有異議者，都督劉公寧厲聲贊之曰：「許公言是，保為諸君破之。」議遂定。乃以狀聞，上降敕曰：「近得爾等奏，據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，虜酋阿黑麻殘破哈密，令其頭目牙蘭佔據至再至三，近又搶殺沙州，逼脅各衛歸順及僭稱可汗名號，為患不已。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，克復哈密。等因事下兵部，會多官議，僉以爾等之言為是。敕調罕東等三衛番兵往剿，但此虜素稱強悍，而三衛兵無紀律，人無固志，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。敕至爾等即選委素為諸番信服的當官員，齎賜罕東等衛敕書各一道，（「齎賜罕東等衛敕書各一道」，原無「賜」字，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補。）及量支官錢，措辦表、布絹等物，就令帶去，交與只克、瓦剌達兒奄克孛刺並部下大小頭目，諭令密探牙蘭動靜，各將所部慣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，（「各將所部慣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」，「將」原作「精」，據明紀錄彙編本改。）密切授以方略，立以期會，分以地方，聽候調發。爾等先將本鎮漢、土官兵揀選十分精壯者，給與堅利器械及脹壯正馱馬匹，預定領兵領哨之人，嚴加練習，餵養馬匹，如有瘦損，即將兌補。糧料草束及犒勞物件，俱要充切贏餘。至相應時月，遠為哨探，如無北虜、西番聲息，及訪察向背，審度強弱，果備無不週，機有可乘，功可必就，事無所失，一面應機速發，仍令副總兵彭清親臨節制，番兵分路進攻，漢兵按壘遙振，使聲勢聯絡，諸者有所顧藉，不至膽寒氣餒。（「不至膽寒氣餒」，「至」原作「勝」，據明朱當昞國朝典故本改。）一面星馳具奏，其行兵之際，務要計慮周悉，不宜先時洩露，自取敗衄，成功之日，陞賞不吝，如無可乘之機，不可輕易而動，爾等其慎之慎之。」